

奧田 導正 校

史記評林

列傳自第四十七 百七之
至第四十九 百九

漢書門

| | | | | |
|---|---|---|---|---|
| 五 | 一 | 一 | 三 | 一 |
| 冊 | 函 | 架 | 號 | 類 |

內閣文庫

| | | | |
|---|---|---|---|
| 五 | 一 | 三 | 一 |
| 冊 | 函 | 架 | 號 |

| | | |
|----|-----|------|
| 番號 | 漢 | 1639 |
| 冊數 | 50 | (42) |
| 函號 | 279 | 34 |



父下疑脫字

凌評所寶之賢疑賢字訛

王蓋曰此傳分合

凌約言曰魏其灌

夫皆聚賈客以樹

黨武安亦折節天

下士主人徒以賈

客相傾而卒無賴

于賈客豈所寶者

之非賢歟太史公

傳聯合微旨見

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

結賓客相傾一節

為精神

倪思曰嬰不顧寶

太后引誼別微真

忠臣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長尾奧田遵校正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世疑是名

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觀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里。

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

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

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

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秋天子曰朝。秋朝。孝景三

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秋天子曰朝。秋朝。孝景三

宗室

不可混

據周陽由傳史漢皆作宗家謂由之

按此突然插入條侯借客形主之法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竇謂宗室之中。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蘇林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使魏其侯為太

毛詩云提也提宜訓安

王維楨曰：去就若此，誠為多易。曾屠隆曰：按魏其諫傳，梁王爭廢太子，乃忠臣立朝大節。

字以螫如

注也之恐疑怒記

劉辰翁曰：相提二字，雖不可曉，意者亦對客不能忘言之意。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螫，與即螫。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矣。隱滅，謂見誅。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猶惜也。愛，魏其者沾沾自

王維楨曰：魏其薄爵祿，尚節義，故帝云沾沾自喜，耳多

史記卷五十五 魏其武安列傳

易
茅坤曰沾沾自喜
四字切中魏其病
按持重者見為
相當持重也

諸郎
漢書

王維楨曰魏其方
盛時豈更有武安
侯哉時去勢遷可
以鑒矣
茅坤曰往來侍酒
魏其一句專伏魏
其所以輕武安而
相起豐領袖

子姪
漢書

曹郎
作諸
漢書

用事
二字
疑當
在欲
字上

傾者
損彼
而入
于此
之謂
也

侯起家二千石之
類皆客也
按魏其武安二
人之譽起此
按師古云傾謂
踰越而勝之也

喜耳多易。徐廣曰沾沾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
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索隱曰難以為相持重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憺音尺占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

之蚡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徐廣曰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未賢
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謂晚

也蚡益賢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繁

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
孟中所謂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繁

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

孝武初嗣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

東二十里周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
陽故城也

名士家居者賢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

魏其賢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
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

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弟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

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不能
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三十七
魏其武安列傳

推轂 謂薦之也 將車者推之 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之故 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相移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少懲矣晚乃為嬰起鳳凰翔于千仞其虛語故事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由此益重

列侯 尚公 主者 固不 當令 就國 是其 錯處 矣

漢書 無郡 國之 國字

侵短 陋不 揚之 意

注復 字疑 寢訛

刻字 若在 下亦 不為 義疑 并脫 薄字

按此叙一人賓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云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之故 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相移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少懲矣晚乃為嬰起鳳凰翔于千仞其虛語故事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由此益重

按此叙賓客一盛一衰

按注有刻確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有刻字

按以下專摹寫田蚡之驕與魏其相傾處

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車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也。以禮為服制。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也。以興太平。舉適諸寶。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索隱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依後所見此自魏其歸武

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

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

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國也。武安者貌

侵。索隱曰侵音寢。知小也。又生賢甚。索隱曰小類

尊高。示賢寵其說。疎也。音核。又生賢甚。索隱曰小類

特甚。故下云。又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臟為相。張晏曰相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相

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相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臟為京師相。正義曰古

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斫木

改臍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

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

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一經脈皆會乎太

注案
說之
說疑

南鄉
漢書
作北

漢書
注如
說旌
作旌
蘊說
立下
無曲
字索
隱引
說文
與今
本異

樹宗議馬

按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

之動浮沉滑春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
腑腹心也案說田盼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
又為帝之腹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日案
心親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
解以為為盼欲折節下土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
為非也說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
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
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土地益宅漢書百
少府有考工室王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如淳曰官名也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
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
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
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

言不
復來
趨奉
承也

凌約言曰魏其失
竇太后益疏不用
反應前武安侯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諸客稍稍
自引而怠傲及應
前天下吏士諸侯
愈益附武安極力
挑出何等針線

文云曲旃者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
所以招士也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子漢書作嬰誤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義日官
主千人如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
故戰常陷堅遂歿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歿
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願
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五

輕重不得相屈也

董份曰：「得夫勇冠軍意。」
按：願取吳將軍頭以報父仇，此灌將軍孝勇一之大節也。處故下文如將軍壯義之以此名聞天下，諸公莫弗稱之，皆本于此。

王維植曰：「淮陽勁猛至今猶然。」

按：自長樂衛尉至薦寵下輩，叙夫性氣重在剛。

戰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亾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亾夫，乃言大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已字不可解或之意 言灌氏止其貪則得安寧 注諸本同 鶴牧 直下 無之 意二 字交 通下 有也 字

直使酒二句上，而以士亦以此多之，作結自不喜文學，至橫于潁川，叙夫豪俠，重在好任俠，二句而以潁川歌作結，自家居雖富，至相為引重，叙夫與與向遭困厄，重在兩失，孰上而以潁川父子四句結之，蓋自得灌夫而遂不可解矣。此太史公詳之以終，上三傳云：「按此叙賓客之衰。」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困厄中意氣慷慨，故易相結耳。」蘇坤曰：「墓兩相結而相死，處悲。」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賈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太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指引繩以持彈，索隱。」

交字訓

史記卷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引繩 情鳴咽

規人 之枉 也批 根批 其株 也俱 謂報 復而 究之 以逞 其憾 一說 根根 通引 也唐 史多 謂排 倚為 根卻 臨況 疑當 作臨 既或 假借

董份曰宜往言承 相必往魏其第也 故此下一往字正 應前宜往字註皆 誤疑錯 云云

董份曰此卒飲極 驩所謂嗜笑之怒 甚裂皆者也嬰與 夫尚不悟哉 張之象曰武安嘗 請漢家考工地益 宅况魏其城南田 乎權臣无忌憚如 此

交字訓

史記卷三十七 魏其武安列傳

日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 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 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 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 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 本作抨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 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 不失故鄉其德厚過灌將軍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矣漢書曰 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其功之服也故應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矣夫安敢以服為 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

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 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乃駕自 不以服為解盼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 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 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 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 曰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 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 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 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 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 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

七

王維楨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遂索他事求以中之

酒酣見夫使酒增屠隆曰兩云飲

能耐也

不直一錢蓋舉臨汝侯平生語也

女兒謂女子也漢書文錯謬不當據作說

二人尊同而辱及李

按屬之強之也

許相卿曰觀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交字訓

鬼其式安川傳

曰魏其老且歿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盼活之盼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盼娶燕王之女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郟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

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

以膝跪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

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應前夫怒也臨汝

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

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乃效女兒咭聒耳語索隱曰咭聒附耳小語聲

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武安謂灌夫

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今眾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

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類灌夫曰今日

云言今既毀程今李何地自安處也

似獨為李地者豈意偏重李耶

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地耳非物也

黃洪憲曰篇中歷吹夫不憚夫愈益怒夫聞怒罵藉福夫不悅夫怒夫无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康海曰魏其欲死灌夫難語其悲壯後果同死雖無益于灌夫可謂不以生死二其心者王維楨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為

抄字註異

斬頭陷胷索隱曰帝昭云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遂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資費使人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

腹腓之疑字

後同罪張本增吳國倫曰按夫數不得言蚡陰事不遂指言之觀異日帝聞淮南事而以不及族武安為恨則嬰之不言是失計也不然豈其為救夫地故不欲盡言邪歸有光曰魏其侯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小人也按張晏三註俱支離贅說亦無謂

漢書張注無下地二字

灌仲孺獨處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謫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也畫地也畫地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野所在也畫地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隱曰辟普係反倪五係反卑蒼云睥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贊曰天

交字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魏其武安列傳

九

仰天畫地 睥睨 兩官 並是 隱謀 秘景 之怒 景矣 不必 作星 占不 反事 變字 亦無 所稱 不知 一之 作如

董份曰此正所謂 持兩端者 增曰祖謙曰解入 之怒須是委曲順 其意說彼不是然 後徐以言語解之 其怒方釋若他人 正說彼不是我却 以為是是激之也 田蚡正怒灌夫而 寶嬰乃言夫名冠 三軍宣帝正怒蓋 寬饒而鄭昌乃言 猛獸在山藜藿不 採故二人卒不免 死 按此朝論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下有發謂天子崩因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 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 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 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披音疋彼反○正義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日鋪被反披分折也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 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張晏曰俛頭 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王義曰應劭云 駒馬駕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該為長也 吾并

太后 怒帝 自決 斷其 是非 而委 之朝 臣也 錄錄 同為 帝在 碌碌 循人 耳言 不取 堅對 也 漢書 無宗 室二 字此 疑行 文

董份曰石建素謹 厚而肯分別兩人 事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 別不載其詳大畧 右武安者 增李廷機曰載貴 臣驕恣態與朝臣 承風狀俱妙絕形 容 董份曰此公孫承

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 索隱曰案晉灼云藉令我百歲後皆魚肉 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接今也 正義曰顏 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 此特帝在即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上 謝曰俱宗室外家 正義曰嬰景帝從 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 日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拔援也首鼠一鼠前鼠後 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寶嬰也 韓 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 解釋為喜樂邪

自喜謂自愛重

晉灼曰譬當也

及繫二字句

諸公蓋德前事

相所以中汲黯者

也

汪道昆曰按蚡

之於嬰也始以籍

福之計讓而攘之

今以安國之計讓

而殺之惜嬰之卒

隨其計而不自覺

也豈其沾沾自喜

多易而然與

王整曰此時賓客

安在耶

按師古云簿責

謂以文簿一一

責之

茅坤曰此必大行

時皇急不及諫之

尚書而後下耳武

安輕以此案論悲

夫

增徐中行曰按狗

盜雞鳴出孟嘗於

函谷慶囊脫穎解

趙急於邯鄲此周

食客之根也魏其

灌夫之客視此不

深媿哉

茅坤曰自古權臣

以危禍中傷人必

以蜚語

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

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

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

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

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

愧杜門齟舌自殺

索隱曰案說文云今人毀君

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

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

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

其所言灌夫頗不讎

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

其故魏其不對欺謾

劫擊都司空

索隱曰案百官

表云宗正屬官

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

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

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

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

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

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

○索隱曰案尚書無此

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

家臣印封之如淳說

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

行也按尚書之中景

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

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

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

封○漢書音義曰以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

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

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

者案武帝四年三月

崩薨寶嬰歿在前今云

五年故疑非也○正義

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

魏其侯嬰有罪棄市

春三月乙卯丞相盼薨

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

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

聞即患病瘵○索隱曰瘵

音反風也○不食欲歿或

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

復食治病議定不歿矣

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盼

詐謗故以十二月晦

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

駟案索隱曰著日月者見

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

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

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三

注際者之者疑表訛

春秋書王正月王周注依王也

錢福曰武安倚勢... 為厲鬼史書報應... 甚速事未必真特... 以此為天下後世... 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 人不歷魏其灌夫... 之死故為流言云... 妄可謂夏正注依王也

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歿同在二十一年明矣漢以... 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 正月十二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 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 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 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視之... 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 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春內邪武帝本紀四... 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歿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 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元事... 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 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 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歿後... 分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衣... 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衣... 云蔽膝也說文字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 尺占反禴音踰謂非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元二年

之日謂武帝即位之際

按傳末次淮南遺金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 揚循吉曰田蚡灌夫不必論實舉本以即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幸后之王太也... 論言實而情慘可為寶錄... 趙恒曰替意哀魏其之冤而深誅武安之罪也言魏其之舉以吳楚之功灌夫因一時入吳軍決策而名顯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晏駕非大... 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 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 安侯為不直特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 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 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 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碎倪兩

校字訓

紀卷百七

魏其武安傳

七

惡言指巫

魏其以不知時變
灌夫以無學不遜
其罪非可以殺身
滅族論也蚡何人
哉負貴好權以杯
酒陷夫於大禍命
固不延而得免於
族滅之誅者幸耳
禍所從來言禍由
太后也再言嗚呼
深恨之也

官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
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
爭蚡迎淮南王灞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
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
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
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
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
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日本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長尾與田遵校正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

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後徙睢陽。正義曰今

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

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汗張

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

茅坤曰此直叙格

王維楨曰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則學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推二千石則天子自命

史記評林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按言案責蓋令使者籍記王過也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終飾辭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

按後小節禮貴望梁王

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

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少省者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

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

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

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

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禮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佗鄙

縣徐廣曰佗一作術也駟案佗音力亞反誇也馳國中

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并已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楊慎曰田甲之甲猶其甲亡其名不足言耳

治字如治獄之治矣

注一本無也字

王維楨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綽

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

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

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

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

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

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走安國曰甲不

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

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卒善遇之梁內

交字川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

卒善遇之梁內

然君子

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質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

故能入也

注諸
姬下
脫子
字

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倪思曰：此俚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

撓疑
當從
手

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栗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滄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交字訓點

史記卷八

帝長壽列傳

三

康海曰以安國猶行賄幸進他尚何責哉

劉辰翁曰管子書曰匈奴為騎冠謂其負我馬之足也

親嘗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疆自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衝風

按據此末力衰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為句

王維楨曰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聶翁壹一邊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并為首難自不信于單于然則匈奴屢背約誰啓之哉

劉辰翁曰安有三十餘萬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

師古曰輜重也謂載重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

吳寬曰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而持之不堅復從恢議豈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耶

晏曰驍勇也若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太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重也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

按廷尉當者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按兩受金兩言太后蚡之寵賂章章也太史公不載之蚡傳而載之安國傳即於張湯傳見弘羊之意云

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也恢私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

索隱 於述 替明 云安 國忠 厚此 注予 盾可 削

注足 漢書 如注 作蹇

龍字 或從 艸或 從竹 從艸 為是

王維楨曰王恢不擊輜重是量敵保軍可以情實然令朝廷背約自開邊隙則當死也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于財宜其所舉皆汗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註謬宋無曰若郵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王慎中曰方置相時蹇甚及既置相病愈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哉

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太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郵他皆天下名士舉各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士也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引而墮車蹇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

凌約言曰中國貴于夷狄者以信善所從出也王恢尚為馬邑之欺矣匈奴之欺安國奚怪哉

王整曰又幸又壯書法大奇

胡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囚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甲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甲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北平城即漢縣東南七十七里右北平也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賚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

交之川 常之馬川 常之馬川 常之馬川

會遂卒句
中暗命
舍命
與遂
蓋交
善遂
為相
則選
必被
其輔
翼矣
是處
有無
限感
慨

黃震曰韓安國長
厚好靜武帝好大
喜功故帝雖器之
而卒困焉

楊慎曰觀太史公
贊安國言梁多長
者則索隱無忠厚
之言不合矣古書
有意本分明而反
因註晦者此類是
也

按此論本惜長
孺之不得相却
以長孺之所舉
而亦不得相者
以為惜有味哉
其言之也

史記評林

史記評林卷之九

九

匈奴所欺失以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
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歿安國以元朔二年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
之深中隱厚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
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
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
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
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
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盼五百金其進
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
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然為之護軍困
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
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長尾與田遵校正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

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安國小類孝文帝十四年匈

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

醫巫商賈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

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秩

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

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

日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吳楚軍時廣為驍騎

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郎是
官武
騎常
侍是
職

茅坤曰李將軍于
漢為最名將而卒
無功故太史公極
力摹寫淋漓悲咽
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
惜廣不逢時自以
其時海內又安不
事其董廣之才無
所用耳末年匈奴
入上郡雲中帝遣
將軍令免張武周

凌評
免字
一本
作勉

楊慎曰此傳綜叙
其事實以著其才
略意氣之所以然
又旁及軍吏士卒
之得志以致其時
世不平之意讀之
使人感慨

唐順之曰當看叫
應穿挿是首尾文
字

交之川

史記評林

凌評
中下
疑脫
外字

亞夫等以備胡中
稱其選用材勇而
獨不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公孫昆邪
為國惜才過于文
帝

從廣
二字
屬下

還音
旋

注雕
鳥問
疑脫
驚字

凌約言曰廣為上
郡守知三人中必
射雕者然後見前
日合戰為有血脈
非日日合戰何從

射雕
非善
射者
必為
鳥所
傷故
射雕
用善
射

知射雕者哉此上
又有以力戰為名
其意與日合戰同
董份曰從百騎往
馳三人不見廣勇
所以載百騎者與
下匈奴數千騎相
應耳

上馬
漢書
作上
山作
長作

望字
句

大將
軍漢
書無
將字
此疑
行

揚慎曰精神正在
重前一字
程一枝曰李廣所
長在射故傳內叙
射獨詳若射匈奴
射雕若射白馬將
若射追騎若射獵
若射石若射虎若
射飲若射猛獸若

交之川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
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
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
邪昆音寬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為上泣曰李
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亾之
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
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賢人從廣漢書音
官之幸賢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丞
主密近使聽察天下謂之中賢人使者崔浩
云在中而賢幸非
德望故云中賢也
勒習兵擊匈奴中賢人將騎數
十縱馳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
音石還傷中賢人殺其騎且盡中賢人走廣廣曰
謂轉也

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

三名鷲黑毛多子可以其毛廣乃遂從百騎往馳

作矢羽常昭云雕一名鷲也

三人三人以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二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

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

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

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

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

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

武帝
當作
今上

漢書
部伍
作部
曲此
注是
解部
非者
伍之
解

射禪將皆著廣善射之實末及孫陵教射正應篇首世受射句
徐中行曰趙雲遇曹瞞而開壁李廣值匈奴而反前皆不足而虛示之有餘者也卒以疑敵人之心一因以破虜一因以全師蓋瞻畧過人哉
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然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于近禍彼既以程不識

注淮
南下
脫字

為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營其上而不暇故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以見軍法之正又載匈奴畏士卒樂以明廣之能載事心如此然後義倫而筆端鼓舞

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且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刁斗畫炊飯食夜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刁斗畫炊飯食夜莫府省約

之無緣受刁斗故刁斗無緣音誰也埤蒼云鑊温器有柄斗似鈔無緣音誰
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遂作莫耳小爾雅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淮南云斥度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候視也望也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歾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

校字訓熱

紀卷百九

三

暫猶不也 師古曰騰跳也

增屠隆曰事奇文亦奇

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人曰：一云抱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一人，主盜賊

漢書 徙右 北平 下有 死字 此蓋 脫文

董份曰：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中少大度耳，其不疾固宜。

嘗常 通

按此下叙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董份曰：歷歷談廣

凡有賊發，則推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徐廣作沒，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辄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其

交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李廣傳

其

事纖悉若不容口
太史公亦重惜其
才也

中字
義自
明不
必訓
充

按其射應前騎
射殺首虜多包
而忽綴中之射
殺射離者其將
兵應前衝陷折
關句而忽綴中
之奔射胡白馬
將與騰上胡兒
馬南馳者其射
猛獸應前格猛
獸句而忽綴中
之聞有虎嘗自
射者又嘗為虎
傷故曰亦為所
傷云

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
日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專以射為戲。竟歿。索
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歿。索
日謂終竟廣身。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
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
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
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
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
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黃震曰。凡看衛霍
傳。須合李廣看。衛
霍深入二千里。聲
振華夷。今看其傳。
不直一錢。李廣每
戰輒北。因躡終身。
今看其傳。英風如
狂。史氏抑揚予奪
之妙。豈常手可望
哉。

按功自如漢書
作功自當師古

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
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
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
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
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子。平。康。曰。
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太黃連。弩。常昭曰。角
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
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
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

交字訓點

史記卷百九

五

云功過自相當也

此注 宜入 前文 中首 虜率 下

按此恕前奉馬李廣數奇處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僥倖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備廣曾懷口語如慨而歎縷縷可傷處正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隨淚光縉曰廣雖以殺降為恨然屢百戰不能得一當以封侯亦足悲矣王弼州詩云車公一言拜相李廣百戰不侯自是人間常事莫將造物追

恨悔 恨也

求意是或然者然亦可惜凌約言曰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陵之赤族亦宜矣曾田汝成曰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度哉故蘓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不然以亞夫之賢帝托景帝曰真可任將矣寧獨不知廣材耶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今故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云中率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公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交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

數奇 謂命也

凌評 又謂李廣 老數 奇似 為文 帝語 恐誤

或感 同蓋 假借

曲折 委曲 也謂 事之 源委 也

當戶 本句 奴官 號李 廣豈 獲之 以名 其子 歟

批字詞

代奇孝文猶自未
深知輟食長嘆無
頗牧翻惜將軍不
遇時漢文始謂李
廣生不逢時又謂
李廣老數奇不可
謂不深知矣而卒
不大有用何取乎知
豈廣懷私恨斬霸
陵尉固有以致之
歟

按三下太將軍
使長史句見大
將軍有故責李
廣意
按將軍職在征
每無常處所在
為治故云莫府
王宗沐曰屈原
正道立行抗志塵
埃卒放江潭賈生
洛陽年少起圖治
安為漢畫長策亦
擯長沙離騷賦
為世所哀考驗今

批字詞

干相當 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
遇也 誠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
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毋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
道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
依字軍亾道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
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右將軍廣已見大將

昔余甚惑焉將天
獨能生之或其數
誠奇未定也廣不
封侯蓋出於此哉
余又聞五代時扈
載有文名王朴荐
之宰相李穀穀曰
非不知其才然薄
命恐不能勝及拜
知制誥為學士居
歲餘果卒噫廣固
無如數奇何也
朱翌曰始廣欲居
前青既不聽以東
道回遠固辭則又
固遣之既受上指
母令廣當單于乃
責其失道使自殺
青真人奴也哉宜
乎廣子敢恨殺其
父擊傷青也
凌約言曰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皆
垂涕廣之結人心
於此可見非子長

交三川

交三川

交三川

交三川

交三川

交三川

抄守詩集

史記卷五十九 李將軍傳

筆力安能于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上如是哉

早歿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歿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墾音人絹反又音乃鐵反又音而宜反案墾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二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曾表黃曰蔡自殺上加一亦字顧瞻前廣引刀自頸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太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傷太將軍太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太顏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賢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賞罰

歲餘去病歿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澤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焮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四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

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增表黃曰善射世將與世世受射相首尾

謂匈奴為祁連或稱祁連山或稱祁連山其稱天

實一也此連文祁連山復漢書單云天山得之

交字訓燕

古已卷五十九 李將軍傳

獨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本注有字

獨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本注有字

獨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本注有字

李將軍傳

楊慎曰太史公以
陵被禍至陵傳叙
忽如此正亦得體
黃震曰陵降匈奴
隴西之士皆用為
耻亦可想見其俗
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之數
奇而忠信見于身
後夫何憾者
趙恒曰引傳及
諡皆為李將軍悛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
專忒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
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
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
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饗之漢聞
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
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趙評
相照
鶴牧
及一
本應
相作

悛口不能道詞而
發才畧意氣本傳
已盡獨舉其所見
乃口少言為贊見
才氣天下無雙固
不在喋喋利口余
嗜二字不輕下引
傳其身正云云不
令謂不言也下桃
李不言之諺相照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恂恂音詢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
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
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此
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信物故也
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索隱述贊曰獲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
陣摧鋒邊郡屢守太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
封惜其名將
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以將之恩有以將之令知
死而不知死於常令於驕知死於令而不
知死於常令於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
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
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
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
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
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
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
士雖樂為之歟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

交三川
巴邑卷五

加今而每至於敗，則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九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